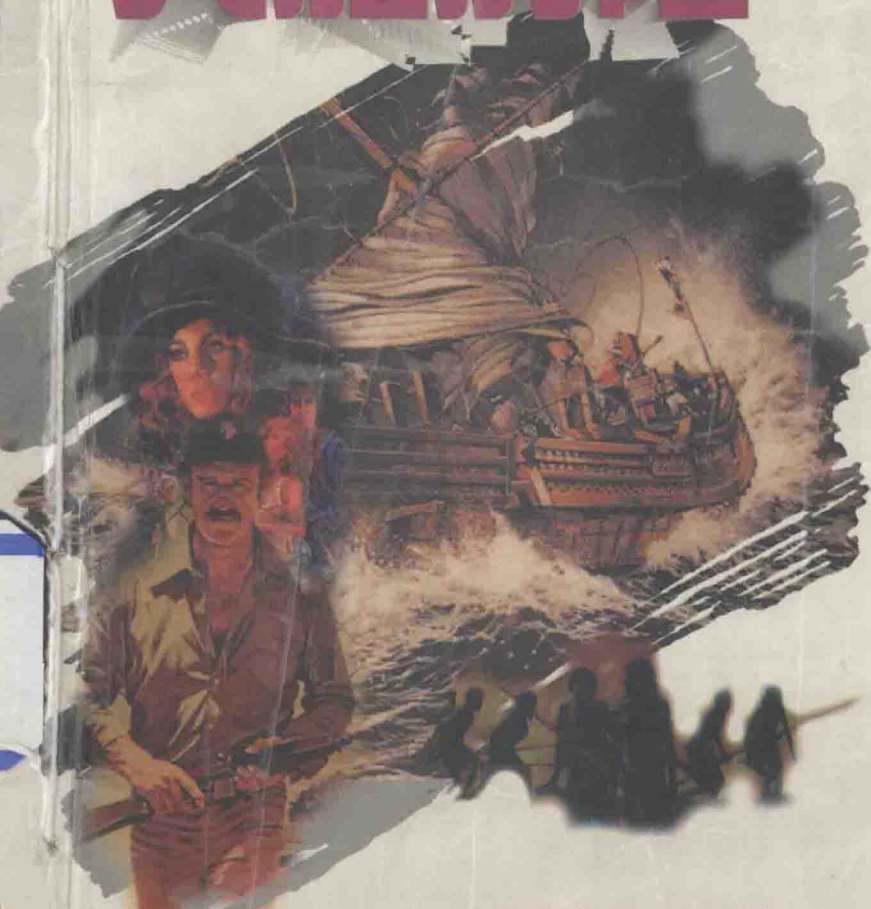


经典风行世界

少年名家名著

少年名家名著

天涯历险



瑞·尊纳·维斯 / 著 种衍伦 /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附註】

天涯历险

[瑞士] 尊纳·维斯 / 著 种衍伦 /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少年名家名著

天涯历险

作者：〔瑞士〕尊纳·维斯 著 种衍伦 译

责任编辑：刘德来

责任校对：文欢

装帧设计：何武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刷：长春市二道新艺印刷照排厂

开本：850×1168毫米 32开

字数：180千字

印张：7.75

版次：1999年4月第1版

印次：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8 000

书号：ISBN 7-5387-1282-8/I·1237

定价：66.00元（全六册）本册定价：11.00元

第一章	遇 难	1
第二章	登 陆	7
第三章	探 险	15
第四章	回 程——夜半惊魂	21
第五章	登 船	27
第六章	林中探险	33
第七章	架 桥	40
第八章	搬 家	45
第九章	筹划建屋	49
第十章	树屋落成	56
第十一章	卡拉塔	58
第十二章	奇怪的动物	65
第十三章	二度登船	69
第十四章	三度登船	73
第十五章	成功的实验	77
第十六章	运回驳船	79
第十七章	套 索	83

第十八章	发现橡树	85
第十九章	最后登船	89
第二十章	蜂群和树梯	95
第二十一章	雨季来临	100
第二十二章	冬屋——收成	107
第二十三章	农庄和独木舟	115
第二十四章	遇难一周年	120
第二十五章	布置冬屋	122
第二十六章	喜获死鲸	126
第二十七章	大战巨蟒	130
第二十八章	驴子的墓志铭	137
第二十九章	搜索巨蟒	140
第三十章	安地列斯肉桂	145
第三十一章	大厨师	147
第三十二章	熊洞历险	150
第三十三章	丰收	155
第三十四章	训练“龙卷风”	160
第三十五章	造船	167
第三十六章	收割	171
第三十七章	怒海余生	177
第三十八章	飞鸽传书	184
第三十九章	隐士屋	190
第四十章	大冒险家的故事	196
第四十一章	采集珍珠	202
第四十二章	“扇子”勇战猛狮	207

第四十三章	找到珍妮·····	217
第四十四章	珍妮成为家中的一员·····	227
第四十五章	获 救·····	232



第一章 遇难

暴风已持续了六天，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愈来愈猛烈。我们的船已经被吹离了航道，不知身在何处。船上的桅杆早已被吹落，甲板上到处是漏洞。每一个人都听命于上帝，祈祷他能引导大家逃脱这次灾难。

“孩子们，”我对四个儿子说，“如果注定命不该绝的话，上帝一定会救我们出去的，但是，如果老天要我们死，我相信另外一个世界也不会比现在的情况更糟。”

我妻子擦干眼泪，强自镇定，以激励孩子们也能鼓起勇气来接受这个事实。接着，我领着全家人跪下祈祷。

突然，在风浪交织的怒吼声中，我听到了令人狂喜的救命之声——“陆地！陆地！”，但是，几乎在同时，船身伴着一声巨响，剧烈地震荡了一下就停了下来。船外传来巨浪冲击岩石的声音，我知道船触礁了。

“我们要弃船了！放下小艇。”一个声音说道，我听得出那人是船长。

“弃船？”孩子们惊恐地看着我。

“勇敢点，孩子们！”我说，“上帝会帮助勇敢的人，我出去看看我们该怎么逃生。”

我爬出了船舱，却什么也看不清楚。眼前一片水雾，加上强风和巨浪冲撞船身，我好几次都摔倒在甲板上。最后终于挣扎到了船边，才看见几艘上面挤满了人的小艇在惊涛骇浪中摇晃，而最后一艘即将离去的小艇也正在解绳子——他们竟然把我们给忘了！

我大声吼叫，恳求他们等我们一家人，但是我的声音消失在狂风的怒吼声中。我意识到我们注定要与死神搏斗一番了。我处于极端惊恐之中，突然有一种自我安慰的感觉油然而生。因为我想到沉船的时候都是船尾翘起，而这里有礁石，按理海水应该不会太深，所以即使船沉了，我们那靠近船尾的舱房，也许不会被水淹没。

我回到舱内，以极为镇定的口吻对我的家人说道：“拿出勇气来！咱们不应当绝望，这大概是天意吧！我们的舱房绝对淹不到水，等明天风浪退了，咱们就可以上岸。”

孩子们还小，因此，对我这说法毫不怀疑地接受了。倒是孩子的母亲，一下子就听出这句话的假设性，然而，她相信上帝的力量。她说：“今晚我们会遇到很多难关，我看还是先吃点东西，才有足够的力量应付。”

黑夜来临了，暴风肆虐的程度有增无减，好几次我都担心船会因而解体。

孩子们吃过了母亲准备的简单食物后，都呼呼入睡了——除了大儿子费慈，他到底是年长些，比弟弟们更能体会到情况的危急，因此坚持要陪我们一起守夜。

“爸！”在一段寂静之后，他开口说道：“我一直在想登岸

的方法。只要我们能弄到一些会浮的东西，让妈和弟弟们攀在上面游到岸边，就没问题了。至于我们两个，可以空手游到对岸。”

“好主意！”我附和着，“咱们就把一切准备好，等到不得已时，咱们就可以随时弃船了。”

我们把许多装淡水的小空木桶，用手帕两个一组地绑在一起，再把桶绑在母亲和兄弟的腋下，此外，我还带了一些刀、绳子、铁罐之类的东西，分别放在每个人的口袋里；这些小东西在登了岸之后也许会用得着。

等一切都弄妥之后，费慈疲倦地入睡了，我和妻子则继续守夜。

那一整晚，我们都是在祷告中度过的。第二天早上，我发现风雨稍微减弱了些；于是天一亮，我就爬上甲板；风的确小多了，浪头也低了，天边泛出日出时分的玫瑰红色。我想，今天应该可以登岸。

眼前的美景使我振奋起来，我大声叫妻子和孩子们上来，可是孩子们并没有注意到风雨已经平息，只是诧异地问道：“船上的水手呢？为什么只有我们在船上？”

“孩子们，”我说，“同船的人都在仓皇之中乘小艇逃生了，但他们很可能都罹难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们看，天气变好了，陆地又近在眼前。上帝并没有忘记我们！”

费慈一向就有冒险精神，因此坚持主张游上岸；而二儿子厄宁因为还是个十二岁的孩子，显得比较胆怯些，他认为造一艘木筏漂过去会安全些。

我告诉他造木筏很费时间，而且不容易操纵；当他了解这些困难后，只好放弃他原先的意见。

我说：“在下水之前，我们得全体出动搜索船身；凡是上岸后可能用得上的东西都集中到甲板上来。”

于是，每个人都照着我的话下舱搜集。我到粮舱里打量了一阵，没有找到什么；费慈找到了几支长枪和手枪，外加一些火药和子弹；厄宁则找到一些木匠用的工具。小儿子范西虽然才六岁，却也找到了一箱鱼钩。他满怀欣喜地把那箱东西抱上甲板的时候，大儿子还笑他笨，我连忙表示鱼钩往后也许会成为食物的惟一来源。

至于三儿子杰克，总是干一些新鲜事；他居然牵了两只大狗上来。妻子则告诉我，船舱里还有一头牛、一只驴子和两只母羊，她看它们饿得可怜，找了些东西喂它们吃了。

我对杰克说：“孩子，这两只狗带着很麻烦，而且我们也没有东西喂它们。”

小杰克回答：“我想上了岸后，它们或许可以猎些食物。”

“说的不错，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要怎样把它们弄上岸去？”

“我们为什么不找几个浴盆漂过去呢？”

“对！好主意！”我大声叫道，“咱们立刻动手去找！”

孩子们跟在我后头冲下舱去，我们看到几个漂在水上的大木桶，就弄了四个到甲板上。费慈帮我把手锯开，这样一来，我们便有八个木盆了。我找到一长条有弹性的木板，把八个盆子都钉在上面，然后又找了两条木板钉在木盆的两侧；

一艘可载八人的独木舟就这样完成了。

可是，如何把这艘笨重的船抬到水里呢？

我想了一想说道：“我们需要一个千斤顶。”费慈立刻说他好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接着就去找了。

在费慈下去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些圆木头，等他拿着千斤顶上来以后，我们就合力把小木船顶起，再把圆木塞到船下，小船就可以移动自如了。

几分钟后，孩子们兴高采烈地看着我把小船推到水里。孩子们高兴的呼叫着，而我却有点不满意；因为重量不均匀船会倾向一边。不过，我又想到反正我们也有一些重物要载，这些东西放在较轻的一边，刚好可以平衡船身。

一切就绪以后，孩子们又是一阵欢呼，急着想登上船去。为了怕船被弄翻，我连忙阻止他们。我告诉他们暂时还不能上船，因为还要有桨。

厄宁听了就从帆桅下找了两支桨。我想到原始部落的人划船的方式可以保持独木舟的平衡，决定模仿他们。我找了两根断裂的桁木，分别固定在船头跟船尾，因为绑得很松，所以那根桁木可以稍微旋转移动，然后在每根桁木的两端各绑了一个小空木桶，使木桶刚好浮在水上。这样，头尾各一根横木就可以保持平衡了。接着，我又给全家每人找到一支桨。

这时候，天色已经阴暗下来；为了这艘船，我们整整忙了一天。我用缆绳把小船绑在大船边上，我们必须等第二天天亮才能起程。



那晚，我太太到厨房里弄了一些丰富的晚餐，当大伙狼吞虎咽的时候，才想起我们整整一天都忘了吃饭。虽然风浪比前一夜平静多了，但为了预防万一，我还是拿了浮桶绑在孩子身上，又为了临时逃生方便，睡前，我叫太太穿上一套水手的粗布装。那一夜风平浪静的，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第二章 登陆

第二天，天还没亮，全家人都醒了。祷告完后，我对孩子们说：“咱们马上出发，上帝会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我打算把动物留在船上，多给它们留些食物，过两天，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再回来接它们上岸。”

我决定第一批要载的货物，包括一支长枪、手枪、一桶火药、子弹，另外还有一桶空弹壳，以备万一子弹用完了，我们还可以自己制造一些。此外，我要每个人都背一只袋子，里边装的都是些杂七杂八的生活必需品。我自己的袋子里装有一箱结块的肉汁、一盒饼干、一个铁锅、几把小刀、一把斧头、一把锯子及一些针线。另外，甲板上给风刮落的帆也可以用来充当帐篷。

事实上，还有许多东西可以用得上，但不得不留在船上。只能选一些绝对必要的东西带着。

就在我们正要离去的时候，几只鸡悲哀地叫了起来，像是在跟我们告别似的；我太太于心不忍，要求带它们一块儿走。于是我们把鸡装进盆子里，为了怕他们乱跳，我从甲板上拿了些折断的木条，横七竖八地搭在盆子上。另外还有一些鹅、鸭子与鸽子，这些动物不用我操心，相信它们会跟我

们走，因为它们不是会游，就是能飞。

孩子们照我安排的顺序坐稳，我太太拎了一个不知道装什么的袋子，扔进范西的座位里。

我砍断了泊绳，开始向岸边划去。

乘坐的顺序是这样的：第一个座位是我太太；第二个是小范西；第三个是费慈。中间两个用来装货；杰克坐第六个，厄宁第七个；我在最后拿一支桨掌舵。每个人身上都绑着小木桶，以防万一。

我决定把两只大狗暂时留在船上。可是当小船离开的时候，它们却悲哀地狂叫，然后一块跳进海里，跟着我们游水前进。因为到岸上的距离很远，我怕它们支持不住，就把它们的前爪拉近，教它们搭在用来平衡的木桶上。还好，它们都挺聪明的，一下子就了解了我的用意。

当时海面很平静，只有靠船边的小浪头，偶尔会溅出一些泡沫。在阳光普照的晴空下，一家人奋力的划着，再加上海浪的推送，我们渐渐地远离了大船。

一路上，我和费慈是划船的主力，从远处看来，这座岛只是一线灰石，我们划得愈近，就愈感觉到它的荒凉。费慈的眼力最好，他看到岛上有树林；其中有些是椰子树。一向贪吃的厄宁马上满心喜悦地说就快可以吃到新鲜的椰子了，小范西也高兴地大叫道：“太棒了！”

孩子们热烈地谈论费慈所说的椰子树，并且要他指给他们看，看他们吃力张望的样子，我才想起没有带副望远镜；谁知道杰克得意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的单管望远镜，说那

是在水手长的房间里找到的。

等距离近得可以看清海岸的地形时，我就开始寻找一个适合登陆的地方。我发现飞在前面的海鸟掠过一处小海湾，无意间竟成了我们的向导。

这时候小范西问道：“爸，你看到椰子树没有？”

“看到啦！”我答道，“费慈没看错，我们都能看见树上累累的果实呢！”

小范西高兴地合拢双手叫道：“太棒了！”

太太转过身低头亲了小范西一下，我猜想那是在隐藏她的眼泪。孩子固然很高兴，可是一个母亲所顾虑到的却是今后的一切。没想到当她抬起头时，我看到的竟是一张笑脸；也许小范西的喜悦已经感染了她。

我们朝小海湾划去，直到浅水滩。孩子们个个兴高采烈地跳上岸，可怜的小范西因为个子太小，爬不出盆子，必须要母亲抱他出来。两只大狗上了岸，抖了抖身上的水，也高兴地跟着我们绕圈子。而那些鸭和鹅则已经在一条小河边休息了。这时，旷野中传来呱呱的叫声，我们朝着声音望去，才发现原来是一群企鹅傻愣愣地站在远处的石头上。

登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一家人的合作下，把所有的东西搬到了河岸。虽然东西不多，可已经很令人满意了。我找到一处靠岩石的地方当作营地，然后把平衡船身用的木棍插进土里，上端用另一支棍子交叉绑紧，再把横悬的另一支棍子平插进石缝里，最后把帆铺在棍架上，尽量将帆布的四周拉直后，再用小树枝当营钉，把帐篷固定好。我将笨重的

东西都搬进帐子，摆在四周，这样一旦起了水，才不致将帐篷吹垮。费慈在进口的两片布幕上各装了一个钩子，到了晚上，就可以关起营帐睡觉了。

营帐弄妥了以后，我就集合孩子，嘱咐他们分头去找可以当床垫用的干草，我利用一堆石头做了一个炉灶，另外又找到一些干木头，生起了火。等火苗大起来之后，妻子就把盛满了河水的锅子放在炉灶上，然后扔了几块儿肉汁进去。

这时候费慈将枪装上子弹，沿着小河向内陆走去，想找些猎物，厄宁没事可干，只得在海边玩水。杰克在石缝中找贝壳；小范西则傻愣愣地站在母亲旁边看着她煮肉汤。

我正在水边想把船拖到岸上的时候，听到杰克大叫了一声；于是赶紧抓了斧头冲过去，只看见他跪在水里。

“爸！爸！”他带着得意却又有点害怕的口吻说，“快过来！我抓到了样好东西！”

“很好，把它拿上来呀！”

“不，它把我夹住了。”

我想不透究竟是什么东西，只得走过去帮他忙——原来是只大龙虾夹住了杰克的脚趾头。一看到我走过来，那只大龙虾就马上松开了钳子打算逃跑，但是迟了一步，被我一把握住背部，抓上岸来。小杰克欣喜若狂地捧起他的猎物，想跑回去给妈妈看，谁知道那家伙尾巴一甩，刚好打在他的脸上，痛得他扔掉龙虾就哭了起来。我忍住笑，连忙过去安慰他；并且告诉他，抓这种东西要抓背部。杰克不死心，照着我的方法，又拿起了龙虾，把这只战利品交给了妈妈。

厄宁也跟着凑到炉子边，不禁垂涎三尺，要妈妈立刻丢到煮肉的汤里。孩子的妈到底是烹调老手，说她另有更好吃的做法。厄宁看到弟弟捉了大龙虾，很不服气地说道：“其实，刚才我也在海边看到一大堆活贝壳，只是没有去抓而已。”

“哼！是吗？”杰克带着轻视的口气说，“我也看到了，那些破东西，我才不吃呢，看看我的龙虾，这才叫可以吃的东西。”

“那也不见得！”厄宁回嘴说，“说不定不是贝壳，而是牡蛎，看它们附在石头上的样子，嘿，我敢打赌那一定是牡蛎！”

“好了，好了，”我说，“既然是牡蛎，你为什么不抓？”

厄宁又说：“我还在石缝里看到很多盐，我想一定是太阳晒出来的。”

“你就会说，”我说，“为什么不带个袋子装回来？快去！不然等一会儿咱们就得喝没有味的肉汤了。”

厄宁为了找个机会弥补，立刻就提了个袋子朝海边跑去。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盐是有的，不过搀了许多沙子。我正想扔掉，太太阻止了我。她用衣服把盐和沙包起来，浸泡在水里，等盐都溶解了，再把沙子扔掉。

等汤煮好了，孩子们都围上来，只剩费慈还没有回来。他是个大孩子，我用不着为他担心。使我烦恼的是我们没有汤匙和碗，这么一大锅汤，总不能抱起来对嘴喝；再说汤里面的饼干也不能用手去捞。

厄宁突然得意地说：“如果能摘下几个椰子，我们可以用椰子壳当作汤碗，那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再说，贝壳不是也